# 不怕考试

考试对学生来说，总是比想象中来得慢，比实际上来得快。所以当审计学副教授在下课前宣布，下个礼拜要期中考的时候，大家还是发出“哇啊”的声音，表示伪装的惊讶。 副教授司空见惯，连一点反应也没有，收拾好提袋就走了。 “喂，怎么办？”依姈对旁边另一个女生说：“这科好难，你有抄笔记吗？” “我抄得很乱，”那女生说：“我恐怕连自己都看不懂。” “那怎么办……？”依姈转向前排座位问：“文文，你一定有抄吧！” “有啊！”文文说：“可是不晓得有没有用？” “借我copy，”依姈跑过去：“先读了再说。” “笔记不会自己抄啊？”更前排的雪梅冷冷地道：“干嘛到处借！咳咳……” 依姈和文文面面相觑，文文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依姈等雪梅离开座位后，对着她的背影作了一个鬼脸，小声说：“装模作样！咳嗽鬼！” 雪梅这两天染了风寒，咳个不停。 刚才坐在依姈旁的女生也走过来，说：“别理她，人家是好学生嘛……欸欸，对了，我有听别科的同学说啊，我们这个副教授最近情绪很差，下个礼拜的题目不晓得会不会故意……” “啊！你别吓我！”文文很担心。 “真的！”那女生说：“人家说的，他和太太办移民，可是他太太到了美国以后，就说要离婚了……” “不是，是说已经离婚了……”又有人说。 这种小道消息女孩子可有兴趣了，马上忘记考试的事情，绘声绘影地交换起情报，自然免不了加油添醋，无事生非一番。 “好了！好了！”半天没吭声的阿宾实在听不下去：“吃午饭了，吃完快点念书。” “你请客啊？”那女生问。 “呃，”阿宾一时语塞，顾左右而言他：“今天天气真好。” “一点诚意都没有。”那女生说：“别老黏着女朋友，我们这些同学其实也不错的！偶而约约我啊……” 阿宾赧涩的看了看依姈和文文，赶紧收拾包包，依姈机灵的很，提议说：“好了，一起吃饭吧！顺便把笔记copy了大家一份。” 这最后一句是问文文的，文文点头说：“嗯。” 众人背起包包，到校门口的自助餐厅胡乱吃了些东西，依姈平时没烧香，这时不敢怠慢，主动去影印行印好了笔记，分给大家，然后便作鸟兽散各自回去抱佛脚了。 依姈拉住文文：“文文，我有一个想法……” 她将她的想法告诉文文，文文听着，时而摇头，时而点头，依姈说完了，问道：“好不好？” “这样好吗？”文文很迟疑，依姈是提议去拜访副教授。 “好啦！好啦！”依姈说：“包准妥当。” “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”文文说：“为什么我要一起去？” “哎呀！”依姈挽住她的手：“你有抄笔记，你问起来比较有方向嘛……” “不过……不过……”文文不放心。 “没关系的，”依姈拉她：“去啦！天好黑，好像要下雨，我们快走。” 天真的很黑，乌云压顶，空气十分沉闷。文文向来没有主见，依姈连哄带骗，将她拖着走，来到学校旁的教职员宿舍。 “好像是这一家。”依姈跳上门阶，按着电铃。 “还是不要啦……”文文想反悔。 “上来啦！”依姈又按了一次。 “这样说不定……老师反而不高兴哦……”文文苦着脸。 “不会的。”依姈再按了第三次。 “好像要下雨欸……不如……”文文随便找借口。 “谁啊？”可是来不及了，门已经打开来：“唔，你们……” “老师！”依姈漾起迷人又灿烂的笑脸。 “找我吗？”副教授穿着汗衫，嘴里正嚼着什么东西。 “老师，”依姈拉着文文的手：“对不起，你在用餐啊？真抱歉……是这样，我们刚刚课堂上有一两个地方搞不懂，两个人又讨论不出结果，可以……再问问老师吗？” 依姈说得好像跟真的一样，副教授很难推辞，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，他抓了抓耳朵说：“好……好啊……那好啊……请进来！” 依姈的第一招成功了，她对文文使了个眼色，俩人手牵手一起跟在副教授后面走进屋里。 “对不起，”副教授边走边说：“屋里乱了一点……” “咯叽……”依姈和文文忍不住都笑出声来。 这屋里哪是乱了一点，简直是乱了七八九十一百点。 宿舍本来就很旧，可是一进门，就有一种单身男人特有的臭味，门旁是乱成一堆的鞋袜，客厅里衣服和杂物到处散堆，电视跟电脑的萤幕都亮着，沙发上有书有瓶罐还有杯盘碗筷，长几布满纸张文具，唯一的小空位放着一碗泡面，正在热腾腾的冒着白烟。 “你中午吃这个啊？老师。”依姈问，而且和文文转头四下打量这不可思议的房子。 “呵呵……”副教授除了傻笑，也不知道要怎么办。 “啊，”依姈说：“那你先继续吃啊，我们等一下再问。” “唔……这个……”副教授变得傻呼呼的，和课堂上专业权威的模样完全不同。 “吃啦吃啦，”依姈牵着文文的手：“文文，来……” 她们往屋后厨房走去，副教授呆了一会儿，坐下来继续吃他的泡面，不过眼睛还是不安的瞄着厨房那边。厨房传来隐约的水声，还有叮叮冬冬的其它声音，不久文文出来了，提着一只塑胶篮子来捡零零落落的那些碗筷。 “欸……那个……”副教授觉得很不好意思，正想说些什么。